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楚

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魏侍中資孫，爲石苞鎭東參軍，遷著作佐郞，苞爲驃騎，復參軍事，後爲扶風王駿征西參軍，轉梁令，遷衞軍司馬，惠帝初爲馮翊太守，有集十二卷。

雪賦

堯九載以山棲兮，湯請禱于桑林，固二聖以濟世兮，孰繁衍以迄今，嗟亢陽之踰時兮，情反側以寤興，豐隆灑雪，交錯翻紛，膏澤偃液，普潤中田，肅肅三麥，實獲豐年。藝文類聚二

井賦

倚層丘以鑿井兮，臨斥澤之涅滲，酌行潦之滓濁兮，靡清流以自娛，乃咽爾而有感兮，率鄰左之數夫，脈厥土以興作兮，登甘醴于

玄虛體象圓川下貫五仞幽泉膽涌津澤傍潤抱甕而汲不設機引綆彼淫飾安此璞慎俗尚其華我篤其信旣虛涅而不淄又磨之而不磷雖矢之而無虞實游必于大順潤入來翔行旅是賴輟耕息肩不期而會沈菓李浮朱柰雜纚首之班如飛濤塵以洮汰枕玄石以盥漱喜遨怡以緩帶 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笑賦

有褒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嫋嫋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攣乎凡流會親戚于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以交頭俯仰推匈指掌亢洪聲于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嚬蹙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迴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雕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十九

笳賦 并序

頃還北館，遐望，堙髮人于渭水之濱，向春風而吹長笳，音聲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銜長葭以汎吹，噭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爾乃調脣吻，整容止，揚清矑，隱皓齒，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羣翔于河渚。（藝文類聚四十四）

韓王故臺賦 并序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臺高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于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于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

望韓王之故臺，尋往代之所營，雙闕𡸫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于太清，陵巨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薄邯

鄴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岧嶤㠯抗極，豈岑樓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于萬仞，發玉石于三泉，優倡角烏鳥之聲，蛾眉戲白雪之舞，紛淫衍㠯低昂，翳脩袖而容與。水經濟水注、藝文類聚六十二

登樓賦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㠯登極，聊暇日㠯娛心，逕涓泊㠯阻邈，卉木鬱而成林，睎朝陽之素暉，羨綠竹之茂陰，望泰壇于驪山，覜八陵于北岑，青后連岡，終南嵯峨，鳴鵠拂羽于桑榆，游鳥濯翅于素波，牧豎吟嘯于阡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汜，幽若扶桑，白日為之晝昏，烏禽為之頡頏，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藝文類聚六十三引兩條，初學記五又二十四

相風賦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乘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己以勞謙迄日昃而不盈慮聽政之有闕誡禍福于無形建殊才于辰極樹相風于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顛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瑟出其間 藝文類聚六十八

菊花賦

彼芳菊之爲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于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爲翱翔華林駿足交馳薄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掬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藝文類聚八十一

蓮華賦

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于重壤森蔓延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輝光煒煒仰曜朝霞俯照綠水潛細房之奧密兮含

珍禽之甘肭、攢聚是列、纖離相扶、微若玄黎投幽夜、粲若鄧林飛鵠騖、藝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二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五

杕杜賦并序

家弟曰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爲貴、仕無用之爲賤、無用獲全所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之云爾、

惟有杕之爲杜、齊萬物而並生、其質菲薄、既不施于器用、華葉疏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九百七十三

茱萸賦

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育、關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蔵興、布綠葉于紫莖、鶉火西徂、白藏授節、零露既凝、鷹隼飄飄、繫紫房于纖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藝文類聚八十九

橘賦

朱橘甘美。紫梨甜脆。御覽九百六十六

鶴賦

假使此鳥。生自崑崙。長于丹穴。遊遨元圃。翱翔之際。御覽八

雉賦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于茂林。斑五色之文章。揚噭噭之清音。設密網于巖阿。飛輕激之雲浮。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攫。遂戢翼以就養。隨籠樓而言歸。恆逍遙于階庭。蔭朝陽之盛暉。藝文類聚九十

鴈賦

有逸豫之儁禽。稟和氣之淸沖。候天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污隆。應同集于曠野。紛羣翔于雲中。翳朝陽之景曜。角聲勢于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靑春而北息。泝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佯。窮天壤于八極。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鷹賦并序

郭延考與余厚其後從者韝二鷹以侍側郭遜人也好弋獵顧盼必欲自娛樂請余爲賦曰御覽九百二十六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巔蔭靑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于平原截鶴鴈于河洛且其爲相也疏尾闊臆高膺圓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碣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時商秋既邁歲在玄冥風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駿服華裘韝靑骹戲田疇搜深谷繞山巨定心意審精眸獸馳厥足鳥矯其翼下赴幽谿上翔辰極隨指授以騰蹤因升降以畢力紛連翩以攖搏遂陷首以摧臆藝文類聚九十一 初學記三十 御覽九百二十六

蟬賦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而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

如羅纔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藝文類聚九十初學記三十

龍見武庫井上言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潜于重泉或仰攀雲漢遊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傅巖望想于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目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幷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晉書孫楚傳又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晉陽秋

奏廢九品爲大小中正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藝漢書序先往代賢智㠯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羣依之㠯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胷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長守為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戶也御覽二百六十五引孫楚集

奏論求才

當今士子繁多略㠯萬計當思官少才多無地㠯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宦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荅五問可稱孝廉荅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何關治功得人㠯此求才徒虛語爾

薦傅長虞牋

楚國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㠯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藝文類聚五十三

謝賜障日牋

大恩賜鄣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宏昔衛綰賜六劍珍而不用楚

雖不敢斥受而藏之御覽六百八十七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厤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于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淩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驛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

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愼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于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

驗後事之師也又命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偷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檝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諭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蹷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于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兖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邀，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日爽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后苍白。文選藝文類聚二十五

與董京書

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無穢，禮樂崩阻，姦雄內世，乃叢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服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藝文類聚二十

梁令孫侯頌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既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嚴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于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恆歎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藝文類聚五十

顏回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藝文類聚二十

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讎駿奔從糾塊爲與囚沐浴西郊鸞飛膺已 初學記十七

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竊觸類應機 初學記十七八賢贊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眞歸于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 藝文類聚三十六

榮啓期贊

榮公溫雅，既怡既懌，濁㠯徐淸，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省詩無疆，惟德之宅。（藝文類聚三十六）

原壤贊

壤之輖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契，聖㠯之臧，俗㠯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藝文類聚三十六）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維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殁矣，古今所歎。（藝文類聚五十九）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于幽賤，秦失其鹿，與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稱孤南面，惜哉

遊遲、一朝靑叛、（藝文類聚五十九）

樂毅讚

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旌電麾、奔轅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翩然高翥、棲遲一丘、已保皓素、（藝文類聚五十九）

反金人銘

晉太廟左階之前、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我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賾罔深而不探、理無奧而不鉤、故言滿天下、而無口尤、夫唯言立、乃可長久、胡爲塊然生緘其口、自拘廣庭、終身叉手、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淸、飽肆爲臭、蘭茝爲馨、莫貴澄淸、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敎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逆、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

斯機括運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爲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説周廟于言爲貴是以君子追而正之藝文類聚十九　御覽五百九十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御覽一

論屈建文

加籩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按寧祝既斃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犇乎素欲建何忍焉御覽九百七十五

王騄騎誄

逍遥芒阿闔門不唯研精六藝探賾鈎微御覽五百九十六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解造化之沖氣文爲辭宗行作世表遷黄門侍郎受秘書監公筭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

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虛開建五城收齊陝之地奪敵人之資于是江浦馳義繈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搢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

金德發暉惟公作輔肇造嘉謨建我民主不愁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捐傷 藝文類聚四十六

鴈門太守牽招碑

君體德允直才量高潔明鑒達于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聿振鴻翼于衰塵之表卓爾先覺于擬議之前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俄而委質于太祖備遂鼎足于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每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夷狄窘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掩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遠迹萬里無煙

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翰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震漢中，臨危運奇，在難匪從，迴旋東麾，撫司徐青，截彼降賊，海岱已平，剖符千里，爲國干城。藝文類聚五十　初學記十八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何氏之寶，玉顏豐下，曜于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修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藝文類聚三十四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曈曨蕣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冥質，尋友冥漠，辟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曷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覩，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藝文類聚三十四

胡母夫人哀辭

滔滔汝川，浩浩雲漢。乃眷洪族，載育英媛。幼挺芳烈，暉光日新。有美其猗，有虎其文。華茂春芳，志厲秋霜。邈逝之遇，遘茲良儔。豈惟中饋，義形于外。恆憑賢明，以自休穎。冀享永年，偕老一世。其命伊何，忽然長逝。藝文類聚三十四

祭介子推文

醴酪二盂，寒飯二盤。御覽三十又八百五十

太原咸奉介君之靈，至三月清明斷火寒食，甚若先後一月。府君僑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

孫統

統字承公，楚孫，征北將軍褚裒召為參軍，不就，求為鄞令，轉吳令，後為餘姚令。有集九卷。

高柔集敘

柔字世遠、樂安人、才理清鮮、安行仁義、婿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既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司空參軍、安固令、營宅于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便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為冠軍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相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世說輕詆篇注

吏部郎虞存誄

存字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世說政事篇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綽

綽字興公，統弟。除著作佐郎，出爲庾亮征西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出爲殷浩建威長史，浩敗，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拜衛尉卿。有至人高士傳讚二卷，列仙傳讚三卷，孫子十二卷，集二十五卷。

遊天台山賦 并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于五嶽，闕載于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迥，或倒景于重溟，或匿峯于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

事絕于常篇、名標于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肎遙想而存之、余所吕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閒、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吕散懷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吕曜峯、託靈越吕正基、結根彌于華岱、直指高于九疑、應配天于唐典、齊峻極于周詩、邈彼絕域、幽邃窈窕、近智吕守見而不之、之者吕路絕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啟二奇吕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標、瀑布飛流吕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于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于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

臨萬丈之絕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
葛藟之飛莖雖一冒于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于幽昧履重
嶮而逾平既克濟于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
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
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于心胸蕩遺塵于旋流發五蓋之遊
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陟降信宿迄于仙都雙闕雲竦
㠯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于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彤
雲斐亹㠯翼櫺皦日炯晃于綺疏八桂森挺㠯淩霜五芝含秀而
晨敷惠風佇芳于陽林醴泉涌溜于陰渠建木滅景于千尋琪樹
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㠯沖天應真飛錫㠯躡虛騁神變之揮霍
忽出有而入無于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
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
法鼓琅㠯振響衆香馥㠯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㠯玄玉之

膏嫩吕華池之泉散吕象外之說暢吕無生之篇悟遣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吕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于三幡恣語樂吕終日等寂默于不言渾萬象吕冥觀兀同體于自然 文選藝文類聚七

望海賦

因湛亮吕靜鏡俯遊目于淵庭 文選顏延之應詔讌曲水詩注

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遞吕疏麗島嶼緜邈吕宏羅殖嵬崔之磥石搆穹隆之牂柯玄奧之府重刃之房鱗彙萬殊甲產無方包隨珠銜夜光瑇瑁熠爍吕泳游蜦蠵煥爛吕映瀨虛貝含素而表紫蠳螺絡丹而帶緗青甲芬馡吕微扇玄木杳眇目舒芳其冉木則綠苔石髮蔓吕流緜紫莖蓖綜解吕被潞華組依波而錦披翠綸扇風而繡舉長鯨嶽立吕截浪𧌒䱜揚鬐吕排流巨鼇贔屭吕冠山鳥鰻呼翕吕吞

舟鵬爲羽傑鯤稱介豪翼遮半天背負重霄舉翰則宇宙生風抗鱗則四瀆起濤攸倚川呂閎覽亮天池之綜緯彌綸八荒互帶九地皆明注之而不溢虛閎洩之而不匱（蓺文類聚八）

石雞清響呂應潮慧䳰輕近呂遠潔（御覽九百十八）

三餘孤戲比月雙遊（初學記三十）

文鯉黃鰭（御覽九百三十九）

若乃帷檣連祈祇不愧言或適于東或歸于西商客齊暢潮流往還各資順勢雙帆同縣儷如驪驂偕馳挈如交隼軒騫（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八御覽七百七十一）

遂初賦序

余少慕老莊之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與坐華幕擊鐘鼓者同年而語其樂哉（世說言語篇注）

諫移都洛陽疏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已上十九字從世說輕詆篇注補）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

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于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飧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哉。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

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
平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
所築二壘以奉衞山陵掃平梁許淸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
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
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
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
政躬行漢文節儉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
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
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
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
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
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德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
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溜少

罔思豈非屈于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吕于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晉書孫綽傳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父昔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奉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于出出義不全施之于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于禮何居名在居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計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通典九十四

父母乖離議

三千之責莫大于不祀之痛必俟何時一本作清平而婚或有絕嗣之門也通典九十八

京兆府君遷主議

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暘贊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敎本而光百代也（宋書禮志三）

爲功曹參軍駮事牋

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外內駁議彈射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舉直繩違而已（御覽二百四十九）

三月三日蘭亭詩序

古人以水諭性有旨哉斯談非以停之則淸混之則濁邪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于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遼落之志興仰瞻羲唐邈已遠矣近詠臺閣顧深增懷爲復于曖昧之中思縈拂之道屢借山水以化其鬱結永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以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隆屈澄汪之勢可爲壯矣乃席芳草鏡淸流覽卉木觀魚鳥具物

同棨資生咸暘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歡泱然亢矣焉復覓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藝文類聚四初學記四

表哀詩序

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于膝下曾閔泣血于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姚弘母儀之德遵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悅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藝文

類聚二十

聘士徐君墓頌

晉南昌相太原孫君自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邈德音徽遠播飡仰芳流宗播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遺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贈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謳謠生于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于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邈此英風含貞獨暢心夷體沖高蹈域表淑問潛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蕭落松竹蕭森荇叢蔚薈虛宇愴悵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

揔翰託心錄 藝文類聚三十六

賀司空循像贊

公應天縱之德、系命世之期、質與荆王參貞、鑒與南金等照、若其好學之性、不勸而成、弱不珍玩、雅好博古、慨洙泗之邈遠、悼禮樂之不舉、于是覃思深講、銳精幽贊、雖齊孝之歸孟軻、漢王之宗仲舒、無以加焉、贊曰、

思文公侯、誕保休祥、素質玉潔、華藻金章、總角韞德、被褐韜光、自昔喪亂、征鼓日震、禮樂藏器、詩書蒙塵、哲人遐慨、垂幌潛神、仰覩洙泗、揚波絕津、方耀金鉉、協贊衡機、昊天不弔、曾不慭遺、縉紳顏範、皇德莫毗、公之云徂、華裔同悲、藝文類聚四十七 初學記十一

孔松陽像贊

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王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勵、夫其溫恭篤誠、蕃蕃勸勸、外身崇物、菲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

有古賢之風流乃祖之遺愛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絜齊冬冰澤侔春露

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 藝文類聚五十

太常碑贊

海岱協靈育此多士峩峩君侯東國之紀金德發耀英風劭起文齊游夏行儔魯史有邈其升令問不已人亦有言德崇望高束帛既賁旌節仍招儀刑朝堂流風冄霄將振華袞永煥皇軏上帝靡監曾不遐齡衛霍頹鎮哲人其傾邦國殄瘁縉紳喪情仰拜高館永播休聲 藝文類聚四十九

至人高士傳讚

原憲

原憲玄默冰潔玉粹志逸九霄身安陋術常慕古賢 下缺初學記十七

列仙傳贊

老子

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關內境冥神絕涯永合元氣長契兩儀初學記二十三

商丘子

商丘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飢食昌蒲所牧何物殆非真豬儻逢風雲爲我龍攄世說輕詆篇注

名德沙門贊

康僧會

會公蕭瑟實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屬此幽夜振彼尤黜超然遠詣卓矣高出高僧傳一

支孝龍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

泉彌漫、蘭風肹馨、高僧傳四

康法朗

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愼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高僧傳四

劉元眞 元眞中州人竺道潛師之

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高僧傳四

于法威 法威于法開弟子

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高僧傳四

釋道安

物有廢興、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革化、猶若常在、高僧傳五法苑珠林二十四

竺法

淒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內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高僧傳五名德沙門論曰

竺道壹

馳騁游說，言固不虛。高僧傳作馳辭說言固辯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榦扶森傳作疏。世說言語篇注，高僧傳五

支愍度

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濱。世說假譎篇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一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綽二

名德沙門論目

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高僧傳五法苑珠林二十四出三藏記集十五

竺道壹文鋒富贍世說言語篇注

難謝萬八賢論

體玄識遠者出處同歸世說文學篇注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皋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窞井者則怪遊溟之量翻翥于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于堯舜微

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眞絕于漫習大道廢于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譬喻之所感誠明其旨庶乎有悟于其間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者羅刑婬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況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纖綵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

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鄒守信而受驄駿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于宣孟愍翳桑之餓漂母哀淮陰之飢並呂一餐極其爵侯而趙蒙倒戈之祜拱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于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于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于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淯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于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于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昌

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㠯全身、癰疽附體、決之㠯救命、亡一㠯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㠯順時殺、春蒐夏苗、所㠯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于蜫蟲、每加隱惻、至于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㠯求、足㠯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㠯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荅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㠯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赫則胡越、然其

所㠯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或難曰周孔之敎㠯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㠯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疏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榦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于世敎子將何㠯祛之荅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齧其指兒心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閒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㠯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㠯爲經守柔㠯爲常形名兩絕親我

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于此而大順于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尋父屈至公于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賢評當者豈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

縈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于是捨華殿而
即嘯林解龍袞自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
湯沐之煩頓馳鶩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
苦意放休戚心去于累胷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
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
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造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
身丈六金色焜燿光遏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
巍有神足無方于是遊步三界之表姿化無窮之境迴天舞地飛
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緜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達大範羣邪遷之
正路衆魔小道靡不尊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
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
亦升道場自此榮親何孝如之于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
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

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已生天不復顧歆于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于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弘明集三

支道林者識淸體順而不對于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高僧傳四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高僧傳四

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爲流輩矣。高僧傳一

竺法護又見出三藏集記十三

帛祖釁起于管蕃，中散禍作于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高僧傳一帛遠

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準。高僧傳四竺法乘

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高僧傳四竺道潛字法深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高僧傳四支遁

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高僧傳四于法蘭

太平山銘

隗峩太平，峻踰華霍，秀嶺樊縕，奇峯挺崿，上干翠霞，下籠丹壑，有士冥遊，默往奇託，肅形枯林，映心幽漠，亦既覯止，渙焉融滯，懸棟翠微，飛宇雲際，重巒蹇產，迴溪縈帶，被以青松，灑以素瀨，流風佇

芳翔雲停藹。藝文類聚八

漏刻銘

二儀貞運。聖鑒通玄。數以氣徵。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文選注作器 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筩三階。積水成淵。器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虯吐注。陰蟲承寫。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藝文類聚六十八。文選陸倕新刻漏銘注引兩條。御覽二

樽銘御覽作罍 疑樽銘

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氣爲人。虛以舍有。文以飾身。湛此元醴。延我嘉賓。興懷寄詠。聊以摽設。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焉則注。受滿則傾。吐寫適會。未見其盈。與之無若。施而有節。元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擬之。德齊上哲。藝文類聚七十三 御覽七百六十一

絹扇銘

圓竹範素。製爲新扇。靜若望月。動若規電。清風拂襟。素暉流藉。北堂

書鈔一百三十四

庾公誄

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弦韋永戢話言口誦心悲世說方正篇注輕詆篇注並引綽集

王長史誄

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世說輕詆篇

劉真長誄

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晉書劉惔傳

丞相王導碑

公胄興姬文氏由王喬玄聖陶化以啟源靈仙延祉以分流賢俊相承世冠海岱二儀交泰妙氣發暉醇曜所鍾公實應之玄性合乎道旨冲一體之自然柔暢協乎春風溫而侔于冬日信人倫之

水鏡道德之標準也悉懷之際運在大過皇德不建神器再絕獫狁孔熾凶類猋起公見機而作超然玄悟遂扶翼藩王室協東岳弘大順以一羣后之望仗王道以應天人之會于時乾維肇振創制理物中宗拱己雅仗賢相尚父之任具瞻在公存烹鮮之義殉易簡之政大略宏規卓然可述公雖好談詠恂然善誘雖管綜時務一日萬機夷心以延白屋之士虛己以招巖穴之俊逍遙放意不峻儀軌公執國之鈞三十餘載時難世故備經之矣夷險理亂常保元吉匪躬而身全遺功而勳舉非夫領鑒玄達百鍊不渝孰能莫忤于世而動與理會者哉藝文類聚四十五

太宰郗鑒碑

公蓋黃帝之苗裔氏族所由皆紀于祖御史大夫之碑矣靈和誕授載有公矣至德磅量天實挺之琅邪王應天啟之運闓中興之道思延英賢以匡王業乃假兗州刺史金章仍割玄鉞載飾于時

猲寇凶熾，羣逆猋起，公奮其忠勇，精貫白日，信順爲甲冑，大節爲城池，故能摧剗凶寇，全身濟功。惟公德器純固，識深弘敦，尚衡門則服膺曾閔，毗亮皇極則翼讚元凱，篤誠彷于帝心，明允著于莅政，信鍾山之珪璧，歲寒之靈木者也。

摛藻風雲，策名帝籙，暨階方尺，遂隆台岳，王室未休，吾何以豫，興言再慨，思康天步，將俾皇化，歸之大素，彼蒼者天，曾不遐祚，哲人其萎，民斯攸慕，嗟爾後昆，式瞻宏度。藝文類聚四十五

太尉庾亮碑

次黃中以啟曹，鍾邈武于軒轅，爰及晉代，世號多士。公吸峻極之秀氣，誕命世之深量，微言散于秋毫，玄風暢乎德音，闡門者貫其凝峙，入室者議其通玄，摽形者得之廊廟，悟日者期諸濠川。提挈南翔，息肩靈越，會大君有命，納妃德門，自求多福，辭不獲已，鳳羽籠于華樊，麟趾縶于椒房。王敦阻兵，狐權志覦神器，乃轉公左衛

將軍要雄戟以扶華轂勒武旅以翼豹尾死難之心義形于色親受中詔犇告方伯于是犁后契盟同稟高謀巖栖懷德以鄉赴義拯神器于獸吻扶帝座于已傾王室之不壞翳伯舅是賴公以臨戰伐之謀仁所恥聞況立德弘道年幾不惑閑門沈舟將遠迹山海詔累遣侍中黃門逼以嚴制知不獲免乃固求外任江外無烽燧之警宇內歸穆然之美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已上三十一字從世說容止篇注補銘曰

金德時昏乾綱絕紀素靈南映中宗蔚起誰其贊之數鍾伊公達人忘懷形隨運通再潛再躍婉若游龍藝文類聚四十六

太傅褚裒碑

公資清剛之正氣挺純粹之茂質深量體于自然沖識足乎弱冠含章內映而不邈皦察之明玄識沈通而不以浮藻曜物穆然忘容塵務不干其度默爾獨得虛受莫測其奧加以溫恭孝友少恩

貞欲都督兗州刺史將吕籓屏餞飼綏授分閫會康皇晏駕太后臨朝總己之重民無異望乃徵將軍中書令録尚書事公要終之誠定于介石雖事已未來而情吕本應顧吕主少國危方難未夷思清函夏吕一天宇且帝命所存吕社稷爲寄謀身雖重方此爲輕深爲痼疾俛首撫順公志在芟夷兇類拯拔胥民繕甲練卒日不暇給者久矣遂見機而作遺其劒履將龍馬河洛電掃司豫厲算吕逆徒尚繁困獸難逼命公還旆吕俟齊舉雖元勳未捷義聲亦足吕振暴于華夷矣銘曰

邈邈遠遊瀊瀊令圖將激淮海瀰滌中區雅業未究哲人其徂敢勒玄石敬刊高謨 藝文類聚四十六

司空庾冰碑

君喻嵩嶽之玄精挹淸瀨之深流貞質謀于白珪明操厲于南金雖名器未及而任盡臣道正身提衡銓括百揆知無不爲謀必鮮

過端委待旦則有心宜孟昌約訓儉則擬議季文居平恆無私已謙尊欲當世之所難于君易之矣于是慨然遠鑒畢已而退高挹帷幌投迹潘屏夫貝玉昌經焚不渝故其貞可貴竹柏昌蒙霜保榮故見殊列樹治而不亂者有矣未有亂而彌治者也故終昌登始卽事昌徵心少長能一其度貴賤不一其道文康之雅量于是乎弘矣銘曰

洋洋俊穎巖巖神茂流滌滔氣頽扇祥風篤生公侯備靈德充臨川擬潔仰華思崇履險思夷處滿思沖方恢遠猷皇極是贊繁霜夏被修梧摧幹人之云徂朝野咸歎儀刑永戢光風長煥藝文類聚四十七

潁州府君碑

君天縱傑邁奇逸卓犖茂才亮拔雅度恢廓道理遺鑒之識禮樂飾身之具固昌足之于天仞冠之于縉紳出匡南位功深于鑄金

軀三昭神懷再發道光古賢風政彫僞允可謂明德宏猷贊世之偉器者矣矯矯秀焱卓卓英韻他人之高及肩而已邀命有數訢生皇代所忝之至人知其幸況在懷情而無自識但親勤未效違離已及低徊房禁攀戀罔遺藝文類聚五十

桓玄城碑按桓字疑誤

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文選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注

孫子

黃帝之遊天衢奏鈞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翔雲之輿駕六翼之龍彭祖前驅松喬夾轂光景流而不見長風逐而不及發軔紫宮不崇朝而帀六合也北堂書鈔十六引三條御覽七十九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項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旁蔭數國海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餔法苑珠林三十七御

覽七十二又三百七十七八百三十四九百五十二

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爲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于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蜀志譙周傳注御覽四百四十七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注

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俗矣文選任昉哭范僕射詩注又爲范雲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沈約奏彈王源注任昉爲百辟勸進今上牋注王儉褚淵碑注

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于野乎薄遊于朝乎文選謝朓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秋霜被不凋其秀文選謝朓和八公山詩注

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眞僞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文選任昉爲蕭揚州薦士表注

聖賢極其標桅有大力矣、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

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

執妙者目入神、文選新刻漏銘注

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文選陽給事誄注

急電無停光、疾雷無餘聲、御覽十三

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義者霸、無為而治者道也、為能不待者德也、存三亡國仁也、責貢不入義也、御覽七十六

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于天、辭宣于仁、御覽六百六

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斧斤造山林、梁棟阿衡之才、據在榆檁之朴、森然陳于目前、大厦之器具矣、御覽七百六十四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御覽七百七十

動而不乘理、若泛舟而無柁、御覽七百七十一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天下之貨畢陳矣御覽八百三十六

大光明天若燈燭何施焉御覽八百七十

鳥窮則啄人窮則詐御覽九百十四

阜有木焉木名時好御覽九百六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二終

全晉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孫盛一

盛字安國，統從弟，爲著作佐郎，出補瀏陽令，歷參陶侃、庾亮、庾翼、桓溫軍事，從溫平蜀，封安懷縣侯，遷從事中郎，從平洛，進封吳昌縣侯，補長沙太守，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卒年七十二。有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集十卷。

鏡賦序

余昔于吳市得見靑明鏡，卽異之，及晞日映水，光采流曜，有殊衆鑒，乃始知曠世金精寶，不貲之異物也。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六

奏事

諸邊令私作鎧一領，角弩力七石已上一張，戟十枚已上，皆棄市。御覽三百五十三

作南蒼令教

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桑（御覽八百二十二）

與羅君章書（君章名含）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指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日不復開遂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弘明集五）

太伯三讓論

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或謂玄

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晦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于亶父、受命于昌、泰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其深思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藝文類聚二十一 御覽四百二十四

老聃非大賢論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玄微、致大賢之靈術、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于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

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于虎兕之吻，顏孔俱否，逍遙于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偰翼其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形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覩吉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為優劣耳，至于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轍，如老彭之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讀所常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歧指之喻，其詭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關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已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燦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于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與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縉紳幸祛其弊咸又不違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辭張遊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

元吉，何違天心于茲，貊如不能然者，得無庶于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怳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淳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致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圖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廣弘明集五。

魏氏春秋評

曹公征陶謙所過多所殘戮

夫伐罪弔民，古之令軌，罪謙之由，而殘其屬部，過矣，魏志武帝紀注

曹公哭袁紹墓

昔者先王之爲誅賞也，將以懲惡勸善，永彰鑒戒，紹因世艱危，遂

懷逆謀上議神器下干國紀存社汚宅古之制也而乃盡哀于逆臣之家加恩于饕殄之室為政之道于斯蹶矣夫匿怨友人前哲所恥稅驂舊館義無虛涕苟道乖好絕何哭之有昔漢高祖失之于項氏魏武遵謬于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魏志武帝紀注

田豐

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魏志袁紹傳注

韓浩斬劫質者

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

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魏志夏侯惇傳注

華歆迎降孫策爲策上賓

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遁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之說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奪于一豎節墮于當時昔許蔡失位不得列于諸侯州公實來魯人以爲賤恥方之于歆咎孰大焉魏志華歆傳注

華歆嫁婢生口

或問慶賞威刑必宗于主權宜宥怨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爲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姦殘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

獨為君子既化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志華歆傳注

曹公哀子沖謂諸子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

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沖雖存也猶不宜立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易由言魏武其易之也魏志鄧哀王沖傳注

文聘

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泣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一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于倉卒之間哉魏志文聘傳注

曹公掾屬往往加杖何夔畜毒藥誓死無辱

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士也必擢時儁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

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投趾可不之節必審于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于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紲哉自非此族委身世塗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于孥戮柳下夷于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可也宥之非也魏志何夔傳注

和洽論選用不宜專尚儉節

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于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儉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化民物閑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魏志和洽傳注

張遼守合肥

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掎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魏志張遼傳注

趙儼任詐

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于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兵威既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魏志趙儼傳注

曹公黜毛玠

魏武于是失政刑矣。易稱明庶折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豈不殊哉。魏志毛玠傳注

文帝幸鄴東城門為夏侯惇發哀

在禮天子哭同姓于宗廟門之外，哭于城門，失其所也。魏志文帝紀注

文帝居喪大饗

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內節天性，外施四海，存盡其敬，亡極其哀，思慕諒闇，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夫然故在三之義惇，臣子之恩篤，雍熙之化隆，經國之道固，聖人之所以通天地，厚人倫，顯至教，敦風俗，斯萬世不易之典，百王服膺之制也。是故喪禮素冠，鄶人著庶見之譏，宰予降朞，仲尼發不仁之歎，子頹忘戚，君子以為樂禍，魯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豈不以墜

至痛之誠必喪哀樂之大節者哉故雖三季之末七雄之弊猶未有廢縗斬于旬朔之閒釋麻杖于反哭之日者也逮于漢文變易古制人道之紀一旦而廢縗素奪于至尊四海散其遏密義感闕于羣后大化墜于君親雖心存貶約慮在經綸至于樹德垂聲崇化變俗固已道薄于當年風頹于百代矣且武王載主而牧野不陣晉襄墨縗而三帥爲俘應務濟功服其焉害魏王既追漢制替其大禮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詒厥之始而墜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必喪矣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魏志文帝紀注

蘇則事魏聞魏代漢以爲漢帝崩因在郡發喪

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二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匹耦況人臣乎魏志蘇則

傳注

禁婦人與政

夫經國營治必憑俊哲之輔賢達令德必居參亂之任故雖周室之盛有婦人與焉然則坤道承天南面罔二三從之禮謂之至順至于號令自天子出奏事專行非古義也昔在申呂實匡有周苟以天下爲心惟德是杖則親疏之授至公一也何至后族而必斥遠之哉二漢之季世王道陵遲故令外戚憑寵職爲亂階于此自時皆道喪運祚將移縱無王呂之難豈乏田趙之禍乎而後世觀其若此深懷酖毒之戒也至于魏文遂發一概之詔可謂有識之爽言非帝者之宏議魏晉文帝紀注

陳羣等止明帝送葬

夫窀穸之事孝子之極痛也人倫之道于斯莫重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夫以義感之情猶盡臨隧之哀況乎天性發中敦禮

矜重之哉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矣昔華元厚葬君子曰為棄君于惡羣等之諫棄況甚焉（魏志文帝紀注）

魏諸后皆起自幽賤

古之王者必求合淑曰對揚至德恢王化于閨疏致淳風于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曰情溺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上陵下替興衰隆廢皆是物也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曰長世詩云絺兮綌兮淒其曰風其此之謂乎（魏志明悼毛后傳注）

鍾繇王肅著論曰司馬朗為伊顏之徒

繇既失之朗亦未為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為邦百年亦可曰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魏志司馬朗傳注）

明帝封諡殤女為之立後

于禮婦人既無封爵之典況于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惡自異族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爵違情背典于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忠至之辭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魏志文昭甄后傳注

魏諸王同匹夫

異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瘣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之典六代興亡曹冏論之詳矣魏志陳思王植傳注

王肅請稱漢帝爲皇目配其諡

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爲稱妙于帝矣肅謂爲輕不亦謬乎（魏志王肅傳注）

陳羣諫營宮室

周禮天子之宮有斲礱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侈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目大興豈無所復增之謂邪況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目爲合軌豈不惑于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于奢侈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魏志陳羣傳注）

有司豫定明帝廟號

夫謚目表行廟目存容皆于既沒然後著焉所目原始要終目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目厚

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于是乎失正矣魏志明帝紀注又宋書禮志三引魏氏春秋

公孫淵兄晃為質于魏先陳其變及淵反高柔請赦晃明帝就獄殺之

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言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于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于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屈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于一朝孫晧可屈膝于象魏矣何

必拘厥親以求其情，道所愛以制其命乎？若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鞭一室，而虛徽于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濟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蠲此近制，而除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于獄，未爲失也。魏志高柔傳注

明帝紀總評

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

直難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魏志明帝紀注　御覽九十四

王弼注易

易之為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聞。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魏志鍾會傳注

蔣濟以失信曹爽，辭不受封

蔣濟之辭也，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魏志蔣濟傳注

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

昔公孫述自目起成都號曰成二五之文猶述所作也魏志陳留王紀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六十三終